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三十四

忠渾 弟子琛

德饒 公緒

操

李孝伯 兄孫謐 謐弟子士謙

李義深 弟幼廉、

李裔

李沖

李靈字虎符趙郡平棘人出自趙將武安君牧楚漢之際廣武君李左車其先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閒道武平中原聞其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經加中散內博士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綜見後長子悅祖悅祖子瑾位大司農卿

魏書曰葛榮圍逼冀州勅授瑾防城都督長子戰死

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没賊既而走免

瑾純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悅祖第顯甫豪俠知

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

居之顯甫為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

贈安州刺史謚曰安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

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魏清河王懌為營明堂大

都督引為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

盜即與之居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

禮豈為我

北齊書曰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

艱憂固辭不受

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性仁

恕無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其家人在鄉多出貸求利

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

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

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

道李元忠所遣奴如其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孝莊遇弒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

其人可知還吾剌勿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
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武曰
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介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
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
是時高乾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
雖麤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
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
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横策深見嘉納

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濟大事冀州大藩若何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謝焉時殷州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擒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娉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

更欲覔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覔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正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送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民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

北齊書曰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徒

有虛名不能救弊
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
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聲酒自娛大率
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
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
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
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多美酒故也神武欲用為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闘之

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居閒穴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

北齊載文襄與書曰儀同出藩入侍備經要重猶室若懸磬嗟咏無極忽辱蒲桃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攤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

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
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
籍藥物充滿篋架賻未至以金蟬質絹乃得斂贈司徒
謚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父墓中夜驚起甚惡
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
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
八嘗從文襄入謁孝靜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
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

意氣兩凡足矣如言而落子撥嗣撥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别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内太守居數載流民盡復代至將還郡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為立碑終於儀曹郎撥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牽牛脱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兎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偘與族人孝衡爭

地相毁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怨訟宗倡等慙遂讓為閒田渾字季初靈曾孫父遵有業尚為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卲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為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刼河間邢杲為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府人遂猜

貳渾乃與長吏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啑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諸郡可傳檄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為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入置

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文襄笑而舍之
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卲為少師吏部尚書
楊愔為少傅論者榮之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
邢卲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
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
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
内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一朝天雨泉
流涌溢賊以為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

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於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門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勑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孝靜講孝經禮

記於顯陽殿繪及從弟搴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續先發言端為羣僚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為形容高相作何經畧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

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虎為患繪欲修檻恐因鬬俱死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虎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

北齊書載神武喻慰曰孤在晉知山東守惟卿一人

用意

河間太守崔湛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荅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

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

莫學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

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甞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

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

魏書緯作系

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閒邢昕少相倫輩晚

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儁舉緯尚書

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鄴下為之

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為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即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藺來聘勞之藺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

魏書曰系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

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意使還除太子

家令卒齊初謚曰文靈弟趙郡太守均均子璨守世顯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礚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尅退還時永輜重在

武原琛勸元乘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遂定淮北加
琛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為兖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
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元茂子秀之位
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子雲弟子羽子弟弟子岳秀
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
皆早卒元茂弟宣茂正始初歷官光祿勲與游肇往復
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謚曰惠子籍之性謹
正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

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三傳至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為校書郎仍直内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寃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内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

其盧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盧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蠭起賊帥格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勃海有勅許其歸首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寇氏會他賊攻陷縣城見害弟德佋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唐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佋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唐帥請葬子崇

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弟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為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絶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

既善陰陽術有秘記傳之子孫而不好臨終取以投火
弟槩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服
略無少長禮為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
富春公主撰閒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
國史後為太子舍人為副使聘於江南江南多以僧寺
停客出入常祖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
戰國春秋及音譜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
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

姓名無聞馬爾時人揆其行己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棄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情慾寔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性情之辨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屛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閒或棲物表逍遥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父系道武定中原為平棘令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轉中書侍郎從征柔然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寔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但臣與婚姻深知其行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一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服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

征統萬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尅統萬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黄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為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

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尚書延和初復使涼至庭中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魂神逝矣何用見之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詔故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桓公降而拜受今王未有小白之勤朝廷未

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興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

魏書有云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

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效在無遠襲世之

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闞爣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是此人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以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廄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返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

寶納其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平河右計順言民勞既久不可頻動請待他年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執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

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
桀發其事浩又毀之
魏書載浩毀順曰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言涼無水
草幾誤國事
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沒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太
武知重居中用事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
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
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

諡曰宣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内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後累遷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内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朝議謂未必可信敷固執必然

魏書載敷言曰劉氏喪亂骨肉内離藩屏外叛兼并

之會宜在于今況安都等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

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

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民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

魏書曰敷二子伯相仲良俱先後見殺伯相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宫養之至平涼太守敷弟式學業知名位西兖州刺史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紿津吏云南過不停此州命弗告刺史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與俱死子憲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拜秘書中散雅為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為

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孝昌中除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降因求還國既至勅付廷尉適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文靜子希宗性寬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為中外府長史文宣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文簡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

足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弟祖勲位給事黄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郡王降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紫光除大夫大寧中文宣后寵於武成除齊州刺史坐贓賄狼籍免官復起為光州刺史祖勲性貪慢無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毋元氏即祖勲妻姨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勲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

封后兄君璧等為王還復祖勲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
王位光祿勲希宗第希仁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
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為之謀主歸
彥敗伏法毋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註老事
發武成梏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
文藻富贍位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
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
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

魏書載嶲全詩曰幽棲多暇日總駕萃荒坰南瞻帶
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末懸灰漸云輕寒風率
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
還没孤飛息且驚三𥢆俄終歲一九曽未營閒居同
洛涘歸身欵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荆監河愛
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豈若忻
蓬蓽收志偶沈冥
益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黄門侍郎卒其文筆别有集

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諡文惠騫弟希禮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卬卬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卬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賓客射策甲科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𧢨使陳孝貞從姊則文宣昭信后

從兄祖勲女為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娍英一為琅邪王儼妃祖勲叔騫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文宣后故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並以文學自達恥為外戚家時黄門侍郎髙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勅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别掌宣傳詔勅周宣帝即位

轉吏部下大夫隋文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故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内史侍郎與内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集三十卷行於世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

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咸涉學有器幹兄弟中最為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為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奕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奕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後歷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

愚按孝武西奔長安遂都於此周隋唐因之方信罔

言有見

後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令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險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帝常加優禮每駕巡

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博陵太守以清幹著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

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曽能得民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令送鹿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為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累遷散騎侍郎光禄大夫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

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望城内遣送其侍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士馬數應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可施彼國何得稱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否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

於隣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絶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塲尅日交戰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

魏書載暢曰我本闘人不闘馬足且冀之北土是馬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孝伯曰城守君所習野戰我所長我恃馬猶君恃城耳

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

魏書載孝伯曰何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且賔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賔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非賔至無禮直是主人怱怱無待賔調度耳

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氊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

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為人久為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啣命不患不盡故不復遣信

魏書又載孝伯曰王玄謨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至辱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拒鄒山之險

彼之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主上丐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玄謨南土偏將不
謂為才但以其北人故為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
玄謨量宜反旆未為失算但因夜歸致戎馬驚亂耳
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衆制一邪利乃
足言耶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鎮軍神
算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主上當不圍此城自
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

城亦非所欲我合當南飲江湖瘵渴耳語竟暢曰冀
蕩定有期君還宋朝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
建業以待君耳　愚按北史李孝伯與南史張暢傳
兩國之史各誇使人能言今擇孝伯詞說之長者補
入孝伯傳餘入暢傳
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
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為使持節
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文

昭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

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
知卒之日遠近哀傷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江南
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
此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
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刼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
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
本史避唐太宗諱書安民爲安人今依魏書正之
安上俱有風度安民襲爵壽光侯無子除安上鉅鹿太

守亦早卒安民弟豹子後追理先封
魏書載豹子表曰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爵封墬
墜實深荼苦竊惟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
勲重先朝世絶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況先臣勲
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數族追賞於先朝先
臣絶封於聖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且沈約僞史翻
流上國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
載非直存益於時亦没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

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為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兗豫之南置淮陽郡撫之拜祥太守流民歸者萬餘家勸課農桑民皆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稱徵拜中書侍郎郡民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謚曰憲子安世幼聰悟文成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儁欲以為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

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為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
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以孝聞天安初拜
中散以謹慎獻文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來聘
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
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何以亡
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
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
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

世曰亦石頭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還主客給事中時民饑流散豪右多占奪安世乃上疏陳均量之制

魏書載安世表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

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益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之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

有長短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均兆庶如阜如山可積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覬覦守分之士永免凌奪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魏書食貨志曰太和九年詔均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人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資治通鑑注云倍之者合授四十畝授以八十畝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耕然後復故故再倍以授之）諸民年及課則授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

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出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為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㨉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

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於鄴市州内肅然病卒於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友時人多絶户為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絶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

之禮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冊府元龜又載瑒言曰伏願躬致郊廟之禮親行朔望之慶釋奠成均竭力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禖孝弟可通神明德教可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有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約將來之造權令停息況今南服未靖衆役乃煩百姓多方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慈孝比屋是沙

門矣

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為毀佛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

魏書又載瑒言曰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未達衆妙之門耳

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

雄勇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啟瑒為左丞仍為别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為中書侍郎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須學問稽博古今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形骸毁悴

人倫哀歎之弟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絶世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正於經典真文援證定疑必驗於周孔遺訓乃可稱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

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除斯豈不以羣儒舛互莫適可從典文殘滅求之靡據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惜哉言乎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聖人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

願賢於仲尼矣余竊不自量據禮尋義不苟偏信乃藉以禮傳考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捜通儒之説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盡美未盡善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

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碓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子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西者謂之揔章當太室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

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棄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名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恒古今之情也夫明堂

者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然營搆之範自當因宜剏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記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以美說飾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

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聽朔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同制之言皆出鄭

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

處室不當裁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哉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

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户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户二尺窻窻户間裁盈一尺縄樞甕牖之室篳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户牖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户牖間而鄭氏禮圖

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
扆置二尺間此之叵測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
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
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間哉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
之即虞夏尚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
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
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
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

不相稱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
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不然五也以此驗之
記者之謬可見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
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余謂盛
德篇得之户牖失之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
各有户户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户牖之數
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
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

無所據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一室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時學士見重當時即識其修廣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為謬更修而

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矣余今省彼
衆家委心從善但是古非今俗間常情而千載下獨論
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覽而揣之儻
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
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
魏書載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爲二途
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
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予志者陶然正若斯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異同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折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

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不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絶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删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朝野傾目

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空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

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
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
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郁字永穆好學沈
靖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
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
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
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
雅有儒者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

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和初以都官尚書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説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謚子士讓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讓服闋捨宅為伽藍脫

身而出諸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讌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長荀卿亦云食

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所乃為人所疎頓至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

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用醉角力震扼其
喉斃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
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寛厚皆此類後出粟萬石以貸
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
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
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
爭來償士謙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死者士謙罄家資為
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

出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

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為

詠懐詩輒毁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日贓重者死是酷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頼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以召戎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為得政體隋開皇

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譙道著印國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殁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李氏宗族甚盛有李平李機李隱李保皆以括爲守時謂四括又有李晃李茉李勁李叡皆以黃爲字世謂四黃機初家於

平棘南其後李慎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李義南徙故壘世曰南祖李祖李勗李充兄弟居巷東李盛李敏李隆李喜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云

愚按李氏以下本史敘述甚冗國史非家譜既無功德可記瑣述非體今節而存之他傳皆類此

李裔小名櫨父秀林裔性温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為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以嚴威為名毋憂去職後為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

夫卒贈齊州刺史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為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為葛榮所滅裔仍事榮尒朱榮擒葛榮遂縶裔及高昂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大平中歷候尉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攻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雄

隋書無子字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譲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戰芒山諸軍大敗子雄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行軍總管韋孝寛略定淮南

隋書曰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

拜崑州刺史隋文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

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

子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帝謂曰吾兒旣少卿兼文

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

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民

稱焉歲餘卒官裔族人肅位員外常侍初陷附侍中元

暉後以左丞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盡腹銜刀於隱

屛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為黄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

魏書曰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内史

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仲璇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為害仲璇示以威恵卽並歸伏累遷右光禄大夫大平初還鄴於鄴以仲璇為營構將作除將作大匠所歷並著聲績卒族人煥字仲文小字醜環

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爲李彪
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治書侍御史與
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乃執泰等景
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
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
及荊蠻擾動勑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
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勑假平西
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及斬氐

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尒朱兆弑逆與勃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位襄州刺史

北齊書曰在州十餘年深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天保初授散騎常侍卒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父紹殷州别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斂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别

篤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尒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騊駼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隋開皇中為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騊駼沒陳政藻時為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

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

册府元龜曰孝武常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瓛講孝經黄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昶講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與聽獨同執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

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

遣其朝士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

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

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

不以為倦卒神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康同軌弟稚

廉

北史作幼廉今正之

少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

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以

名性聰敏累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稚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

北齊書載神武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

仍責諸人曰若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人指否時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

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足名知人矣文襄嗣事
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
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孝雅廉即
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文襄弟內與隴西辛術
等六人號為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
北齊書曰嘗召見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雅
廉固以為非帝不悅
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

郡守累遷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
盡傾稚廉髙揖而已出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
暴横歴政不能禁稚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宻通
疏奉黄金百挺妓婢二十人稚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
祖珽執政求紫石英於稚廉以其南青州所出稚廉辭
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珽有不平之言或以告稚廉稚
廉抗聲曰李稚廉結髮從宦不曲意求人天生徳于予
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

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勅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稚廉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為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藝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晚節頗以酒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嘗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藝從兄子朗才辭亦藝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

人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寶見李氏家傳沖本名思沖孝文改焉少孤為兄承訓養承常言此兒器重非恒方為門戶所寄沖雅有大量隨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獻文末為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修敕敏慧漸見寵待遷內秘書令南部給事

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主督護所以多隱冒五十三十
家方為一户沖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
制上之
魏書食貨志載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
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强謹者為之鄰長復一
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年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
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約十匹為公調二匹為
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八十以上

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
內迭養食之
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羣臣多不同
魏書曰時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髙祐等以為難行羲
言之尤峻獨太尉元丕以為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
或謂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民必勞怨請至冬閑
月徐乃遣使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若不因課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户之勤未見均徭

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今議遣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詞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千萬進隴西郡公密致珍寶服御以充其第外人莫知沖家素清貧遂為

不富室而譏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多

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搆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為南部郎

魏書曰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坐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

深慮為沖陷常求退避沖每撫慰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

陰始孫貧往來沖家如子姪有人求官托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乃自陳首始末沖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時王公重臣皆呼名孝文謂沖為中書而不名太后崩孝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訪決沖竭盡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密孝文亦深

相仗言親敬彌甚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禧師東宮遠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為夫人及營明堂詔沖領將作大匠與司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皆稽顙馬前孝文曰今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沖進請曰自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反旆於義為允

孝文曰

魏書載孝文曰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

己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無辭一同區域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朕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孝文乃喻

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鑾當移都於此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前南安王楨進曰臣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行非常之事夫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於前陛下行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脅定

羣情外名南伐其寔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内憚南
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
魏書載沖言於孝文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
周然建六寢築城郭難以馬上待就願暫返北都待
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狩南徙
軌儀土中帝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未宜
便旋遂不從沖言
冊府元龜曰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孝文謂沖曰朕

欲從此通渠之雒南伐之日從雒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渭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户而鬬此乃軍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

尋以沖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搆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

魏書曰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

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今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接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粮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寔馬腹也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江外耳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粮然後置邦樹將為吞併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冦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日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

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高祖從之

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

沖罷少傅

冊府元龜曰宣武立為太子帝讌于清徽堂謂沖曰

皇儲闕係甚重故延卿一讌以暢欣情又曰有升有

黜悼往欣今良用深慨沖曰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

茲得遇讌喜懼交深帝曰朕尚弗革其昏何勞師傅

愧謝

孝文引見公卿于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搆未成要自條記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先蠻密邇朕取南之計決矣

魏書曰若依近代也天子下帷深宮準上古也則有周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滅

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沖曰征戰之法先論人事後察天道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

征戰以為未可帝曰僕射之言非為不合然咫尺寇戎無以自安

魏書曰朕於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

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

魏書曰若秋行無捷諸君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

心遂罷議而出　魏書載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為律文養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為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尊屬

卑之義臣禧等以為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無罪必矣且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為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太尉等論乃曲𢖍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冊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

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斯則應死可特原之

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沖沖勤志强力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前初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榮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

魏書曰是其親者雖復駿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是少之

年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貌甚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兼尚書為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沖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意沖頗銜之後孝文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嘆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

為滿矣沖時震怒數責彪前後僭悖瞋目大呼拔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肆辱詈沖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文始聞沖病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懷及聞沖卒為舉哀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空公給東園

祕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疋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沖亡没之故言及流涙其相痛惜如此

魏書曰沖兄弟六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貴封祿恩賜皆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别宅更相友愛久無閒然皆沖德也始沖見私寵

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乃自安而沖明日當
官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首
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
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
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倜儻縱横功名自卒季初家風
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
纓豈惟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

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
人馬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魏書[illegible]作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一時之
[illegible]終[illegible]聖主佐命太和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
〈魏亂[illegible]〉愚按亂之一言固先聖成言亦史臣弄
[illegible]筆觀風流二字可見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